



团长需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如果是平台向团长返佣的模式，平台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但倘若在完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，则难以保证团长缴税的合规性。

重新做原来的供应链条线。

而Kimi和San是在疫情起来以后参与到做团长的“事业”中。在尝到甜头后，她们感觉做团长比上班来钱快多了。可她们忽略了——上海疫情期间的团长，许多是有本职工作的，只是为了疫情期间帮助社区居民才挺身而出当团长，真不是为了赚钱。而如果在当团长期间赚钱了，该如何呢？对此，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久余律师是这么解释的：“团长需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如果是平台向团长返佣的模式，平台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但倘若在完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，则难以保证团长缴税的合规性。”这时候，从公益起步的一些团长们，真的需要看看脚下的路该走向何方了！

殊途不同归，有人倦了

比起Kimi、San和溜麻来，老曹这个团长是实名的。起码在本小区，大家都知道他姓甚名谁，他已经是最大的名人了。在封控之初，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保障问题，镇里给社区牵头联系了一家品牌大商超。居委会商量下来，选中了本社

区居民老曹来牵头当团长。3月底那阵子，可把老曹给忙坏了。一旦超市拿出供货清单——各种猪肉：夹心、里脊、五花肉、肋排、汤排，还有土豆、绿叶菜套餐之类，他就要制表，然后发到群里。买货的居民留言需要哪些货，他再根据留言制作一张表单，然后请居民在微信群里以定向转账的方式打钱给他。

这通乱！有的居民不会定向转账，发个红包有之，还有人抢红包成瘾的顺手就截了，再倒查，再吐出来；还有的居民说，自己是老人家，要找到老曹家里付现金。这疫情期间，老曹不敢答应。总之，每一次开团，光是算账，老曹都得忙上五六个小时，且往往进账和出账对不上，自己要倒贴几块钱。“倒贴的钱确实不多，就几块。不高兴再问大家收了，也找不到是谁付错了。”老曹在群里吐槽。因为揽上这么个团长活计，老曹的老婆一度天天数落他，说他白给居委打工。也有人跟老曹的老婆说，老曹并不是给居委打工，而是为居民服务。不过老曹也尝到甜头了——他建的微信群里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感谢他，说是没了他，自己家里开火仓都困难。

外加比起后起之秀的Kimi等几位团长来，老曹根本不需要自己去一栋楼一栋楼送货。居委会给他安排的志愿者把消杀、送货的事都干了。老曹甚至发现自己在群里一呼百应起来。譬

上海居民区团购了几百个的新疆饅3天即达。摄影/陈冰



一市民在冰箱里囤了600元的馄饨。摄影/沈琳



疫情期间人人都变成了大厨。摄影/应琛

